

谈京剧《悲惨世界》的成功改编

张永和

不久前,观看了中国戏曲学院表演、音乐、导演、舞美、戏文五系师生联合演出的根据法国文豪雨果的经典小说《悲惨世界》改编的同名京剧。演出超出了我想象的成功,尤其是剧本改编的成功,几乎使我震惊了。一个法兰西的大作家的一个按照西方人的思想道德标准和审美习惯创作出来的名著,如今竟矗立在被誉为国粹的京剧舞台上。贵在让你毫不感到滑稽、别扭,你看那剧情的发展,人物的塑造,那编剧的手法完全是戏曲化的,甚至没有让你感到有丝毫话剧加唱的硬伤,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竟然感觉就是在看一出纯粹,但新颖,继承又博采的京剧。这不能不说作为一剧之本的剧本的改编的成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引起我深入的思考。

移植、改编外国名著,包括外国成名的话剧、歌剧、舞蹈以及小说来拓宽戏曲创作的题材这条路,是否是一条康庄大道?过去,我还从没有就这一问题认真思考过,通过京剧《悲惨世界》改编的获得高分,我得好好动动脑子了。先来查资料,有这方面的先例。我们的先辈是聪明的,早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有个艺名叫还阳草的杨韵谱先生,就搞了不少从外国戏改编的梆子剧目,著名梆子女艺人鲜灵芝、刘喜奎、李桂云、秦凤云等都演过当时轰动京津的这类新戏,如《少奶奶的扇子》、《新茶花》等等;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根据美国电影《魂断蓝桥》改编的同名沪剧,京津由京剧武丑名家张春华演出的《侠盗罗宾汉》,都曾红极一时,久演不衰。建国以后,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改编享誉世界的异国文化大师如莎翁、小仲马等的悲、喜话剧、歌剧,为中国戏曲如京剧、梆子、越剧、沪剧、秦腔等剧目接二连三,甚至意大利普契尼等创作的《中国公主杜兰朵》,竟然在同一时间,出现了川剧、京剧好几个演出版本,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看来,文化没有国界的,一切光辉灿烂的文化,不仅是属于她本国的,也是属于全人类、全世界的。文化是可以输出的,是难以禁锢和限制的。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是东方还是西方,那些文豪和大师的皇皇大作,其中那睿智深邃的思想,光芒夺目的人物形象,还有那令人目炫神驰的艺术技巧等等,都是全人类的财富,我们为什么不拿来我用,这种抄近道继承和开拓我们戏曲的创作题材,咱们何乐而不为。然而莫忘,还有个大技术问题,对外国作品改成中国戏曲剧目,其中还有一个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的大问题,举足轻重……

尤其是改编据说是首次将外国小说变化为中国京剧,尤其是改编世界文化名人雨果的宏篇巨制《悲惨世界》,没有点胆量是不敢玩这手活的。我们知道,这部被称为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是雨果毕生流淌心血浇注出来的。历时前后 37 年才创作成书。篇幅浩瀚,全书共 70 万字,要把它浓缩成 2 万字的京剧剧本,这可是前无古人干的活儿,难矣哉!

笔者觉得最难的还不在于压缩篇幅,最难的是剧本中要彰显的是什么样的思想,让中国的京剧观众得到哪些养分,受到何种启迪?雨果既是一名人道主义卫士,同时也是一位笃信上帝万能的宗教信徒。《悲惨世界》书中,既大胆地凸显着作者对劳苦大众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同时,又每到关键之处,必突出上帝的巨大威力。冥冥之中的宗主是上帝,主宰着一切,改变着一切。不管是正面的冉阿让还是反面的沙威,他们完成灵魂的重塑都是在上帝的感召下的结果。这种宗教万能论显然是不能被中国观众接受的,特别是看惯了佛、道、释文化的国粹观众,对这宗西方上帝论,不仅心理上有差异,简直是格格不入了。

笔者注意到,聪明的编剧已经意识到这点,他尽可能地削减了对宗教的描写,淡化了上帝的作用,尽量减少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然而,去掉或者说弱

化了这条无所不在的宗教线,但用什么精神思想来填充呢?戏里的思想脊梁又是什么呢?笔者大胆地认为,剧作者是用东方孔夫子的儒学来贯穿全剧的,这就是仁爱、诚信、宽恕甚至孝悌。孔子学说的核心便是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还认为,给予别人或付出巨大的代价,也是一种收获,精神的收获。所以他说:“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道主义吗?冉阿让对芳汀、对珂赛特、对马吕斯,甚至对沙威,都体现了这种追求,在剧中得到了很形象的揭示。孔子的门徒荀子在《劝学篇》中道:“积善成德”,老子也曾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在京剧中,我们印象最深的便是冉阿让无比的善良,无比的率真。他答应即将告别人世的芳汀要拉扯她的孩子珂赛特成人,漫长的岁月中,不管遇到何等艰难险恶,冉阿让都毫不动摇,这不正是儒家学说的“诺必承”吗。讲诚信,一诺千金,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而用在无耻小人德纳第夫妇身上的,不就是中国老百姓常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忠于职守的无情汉沙威,最后所以终于背叛了一生恪守的法律条文,是面对冉阿让的海一样深博的慈爱,扪心自问,相形见绌而无地自容,最后他的投水自沉,突然使我想到《杀庙》中的韩琪、《赵氏孤儿》中的程婴……

我是否可以放肆地说:改编者是用了一种抽梁换柱的手法,将西方的宗教学上帝论悄悄地抽掉了,而巧妙地换上了中国儒学的仁爱论。也许剧作者没有“预谋”作这番置换工作,但我在看戏时,特别是详读剧本后,我是这样的感受,我就似乎在看一部闪烁着孔子仁爱思想道德光辉的东方戏,不过是穿着打扮、人名姓氏不同而已……

广大京剧观众所以能够饶有兴趣地看这出外国戏,思想能沟通无障碍是主要外,讲究编剧技巧则是不容忽视的。笔者注意到,编剧郝荫柏是一位专门从事戏曲剧本写作教学的资深教师,自然在这方面是修养有素,中规中矩。主要表现在人物的塑造和结构的设置上,展现了她的常识和才华。

小说《悲惨世界》逾 70 万字,人物众多,且看剧作者选何人物以飨观众。冉阿让和沙威这一对矛盾体两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了,其它则浓笔重彩不惜篇幅打造芳汀的女儿珂赛特的动人形象,而对她的恋人马吕斯,也倾注了大量的笔墨。而鲜廉寡耻卑鄙龌龊的德纳第夫妇,剧作者也给他们留下了一片空间,尽情让他们展现,好抡起道德的皮鞭,抽打他

们丑恶的灵魂,并把他们暴露在大庭广众之前供人唾弃。一部大书,展现在京剧舞台上的主要人物大致就是这 6 个人物。可以说剧作者惜墨如金,但观众并不感到单薄重复,反而觉得满台人物,熠熠生辉。这在于这几个主要人物,都充满着闪光的个性,不同于以往任何京剧人物的个性,正是这 6 名头上闪耀着不同色彩光环的个性人物,撑起了这一台大戏,而且给人留下悠长的思考……

冉阿让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命运,忽而逃犯忽而高官的处境,身怀绝技力大无穷的身手,机敏睿智而令高级鹰犬百捕不获的超人能力,但他又是那样善良慈爱,一掷千金,视高官如粪土,视金钱如废纸,这时,看似他的聪明智慧、勇武绝伦都化作乌有,而变得在常人眼里是那样傻、那样愚、那样弱智,……真是个传奇式人物,还可以在哪一件文艺作品中能找到第二个这样的典型人物……而那个以资产阶级法律为准绳、对职守不敢稍有懈怠的沙威,苦苦追踪在他眼皮底下溜掉的逃犯竟达 37 年之久而无怨无悔。最后当他人性升华到顶峰时,他竟然“徇私枉法”背叛他终身信奉的条文,这是在刻画这个极富个性的典型人物的精绝一笔,神来一笔。两个势均力敌的浑身涂满个性色彩的人物,跃然于舞台上……

这当然首先要感谢雨果先生为编剧提供了这样精湛的人物原型,剧作者的功劳,在于对这两个人物提炼把握的准确。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凸显两个人物的最足以刻画他们个性的事件,揭示他们立体的复杂的内心世界而不敢有丝毫的旁骛,两个人物才能那样鲜明、形象。这正是塑造人物的关键所在。

剧作者所以在珂赛特、马吕斯这一对年青人身上拈毫泼墨,在德纳第夫妇身上也给予较多的关照,出场的次数和运用的文字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所以这样写,除去情节的推进的需要外,笔者认为,改编者主要考虑了戏曲化,考虑到行当。这 6 个主要人物,分别由生、净、旦、武老生、丑和彩婆子 6 个行当扮演。这不仅使这出大戏,行当齐全,而且有两个丑角的插科打诨,使全剧的戏剧情势有悲有闹,有张有弛。往往于过分沉郁时,让丑角们出来调解一下气氛,让观众发几声笑,有个撒气的“孔道”。清李渔很强调这一点,称此为“人参汤”。编剧执戏曲创作课多年,深谙此道,果是行家里手。

戏曲是非常讲求结构的,李渔曾说:“结构第一”。什么是好的戏曲结构?笔者以为简洁、干净、明快无赘疣外,主要是要结构出“戏”来。这就是会写戏和不会写戏的分水岭。笔者非常欣赏这出戏的

结构。贵在于难在于它的结构不但有“戏”，而且它的故事情节的表述方式完全是戏曲化的。它的情节推进是有头有尾的直线发展式；正方反方，刀光剑影，冲突尖锐，善恶分明。这也许会被一些真力把假行家的人说三道四，甚至讥为保守陈旧。但笔者认为这恰恰说明编剧是“干这个的”、是行家，因为他是考虑到了京剧观众的审美习惯。一个外国故事、外国人物的题材，如果把结构再弄成旁出侧支、时空颠倒的新手法，京剧观众不坠入云里雾中，弄个瞠目结舌才怪呢……

好的戏曲结构，有冷有热，有动有静，光是冉阿让和沙威箭拔弩张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外，还需要写情、煽情，才能让观众跟你一掏撕心裂肺的热泪。剧作者很会写情感戏。他重点地写了冉阿让和珂赛特特殊的父女情。他们两人相依为命，感情真挚。通过简练的戏剧行动和饱蘸血泪的唱词，使情节如剥茧抽丝层层推进，让人感到冉阿让和珂赛特这一老一小，虽非真父女，情逾亲骨肉，感人肺腑，令观众动容。这又使笔者想到了传统京剧《打渔杀家》中的“杀家”一折，萧恩明知父女分别在即，此一去誓难生还，可是年幼的女儿还在问他们屋中的东西怎么办？气短的老英雄，这时哽咽了……我每看到此，常感到鼻酸。此时看到冉阿让和珂赛特生离死别时，我竟险些掉下泪来……古今中外，情之一物，概莫能外。

京剧《悲惨世界》可以说是个地道的戏曲版本，较好地运用了京剧的唱做念打，均有突出的表现。但塑造人物推进情节，优美的演唱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因此唱词的优劣关系很大。笔者认为该剧唱词的操持是很出色当行的。这表现在几个方面，刻画人物性格，遣词造句的准确；揭示人物的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面面俱到，深刻犀利；描述环境，烘托气氛，想象丰富，颇有文采，而尤其令笔者折服的，是对唱词音乐性的成功把握。如今创作戏曲剧本的先生女士们，往往对于唱词的合辙押韵不过多追求，十三道辙口的运用，往往捉襟见肘。至于说每句唱词要分清平仄，写出上下句来，更是为所欲为，不管不顾，他们不在这方面下功夫，反而倡言不要以辙韵害文意。孰不知这就给演员的演唱、作曲的设计增添了无穷的后患。有功力的作者，常常是文意辙韵完美的统一起来。作为设绛帐授课多年的资深教师的编剧，唱词每段撰写的都合乎规范，文采斐然，达到了文学性音乐性相辉生色的境界。下面，我试举两个主要人物冉阿让和沙威的各一段唱词，内容都是人物在即将离开人世之前的心内独白，是很有欣赏价

值的：

冉阿让：孩子！

(唱) 知你疼我爱我心一片，
人世间唯有真情把心连。
可记得小树林里初见面，
你羸弱的身躯惹人怜。
可记得你绝望无助把我唤！
一声爸叫得我柔肠百转裂心肝。
可记得你随我踏上逃亡路，
辗转奔波苦十年。
十年的情，十年的爱，
十年的情爱刻心间。
孩子呀！
我走之后莫惦念，
哭坏了身子我心不安。

再看沙威最后的一段演唱：

他是苦役犯为何比天使更良善，
他是苦役犯何来爱心满人间。
他将我终身的信念撕扯烂，
他让那神圣的法律也汗颜。
几十年追捕他艰辛尝遍，
从厂长到市长美名流传。
为救人弃高官舍身投案，
为扶孤耗心血整整十年。
不图恩不图报不把钱恋，
苦役犯哪来得这番心田。
为执法我将他苦苦追赶，
到头来竟是他放我生还。
我能将他躯体收监看管，
他却把我灵魂一点一点救赎进爱的花园。
再回首，熟悉的世界混沌一片，
浪起处，似看到世外桃源。

请看，这两段唱词，不但运用撰写京剧唱词所需要遵循的“三字头”、“十三道辙口”及“平仄声、上下句”十分娴熟，而且非常民族化，本土化，洋人洋味融入京剧味之中，可谓出神入化。

当然，京剧《悲惨世界》的成功，导演、演员、音乐及舞美都有巨大的贡献。导演裴福林舞台调度，虚实结合，时空转换等很难解决的症结所在，导演的匠心独运完全“化险为夷”，使得观众看到的是一台完全京剧化的好戏。几位演员张建峰、徐超、杜喆等的精彩的演技、动人的歌喉，给该剧增光生色。然而由于本文是专谈剧本改编的，其它方面只好从略了。

(责任编辑 李 锋)